

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
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

周梅森 著

黑 坟

周梅森
历史小说
经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
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

周梅森 著

黑奴

周梅森
历史小说
经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坟 / 周梅森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94-1647-6

I. ①黑…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3286 号

书 名 黑 坟

著 者 周梅森

责任编辑 李珊珊 李 黎

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夏周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47-6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周梅森

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代小说家、剧作家。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从事过房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十二卷本《周梅森文集》，八卷本《周梅森反腐经典系列》及中篇小说三十一种，另有根据其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梦想与疯狂》以及2017年同名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等。

作品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电视金鹰奖等，其代表作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人民的名义》获“2017 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力影视作品”等多项荣誉。

周梅森历史小说经典

长篇小说卷

天下大势

重轭

原狱

黑坟

沦陷

神谕

中篇小说卷

军歌

大捷

沉沦的土地

家仇

出版人：黄小初

总策划：汪修荣

责任编辑：李珊珊 李 黎

封面绘画：洛 仪

统筹发行：严 静 025-83280279

网店销售：陈 珏 025-83280263

杨 丹 025-83280295

营销推广：孙 茜 025-83280280

孙 衍 025-83280248

特别渠道：顾明明 025-83280220

邮购电话：025-83280242

团购电话：025-83280263

装帧设计：



本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当当网、
亚马逊、京东商城等均有销售。

目录

- 开 篇 天塌地陷 // 001
- 第一章 矿难降临 // 008
- 第二章 灾情报告 // 032
- 第三章 求生的努力 // 052
- 第四章 秉公办事 // 069
- 第五章 窑户区的炊烟 // 086
- 第六章 背起尊严 // 100
- 第七章 封井 // 113
- 第八章 剑拔弩张 // 132
- 第九章 占矿 // 148
- 第十章 生死一线 // 166

- 第十一章 “和平”请愿 // 183
- 第十二章 无路可走 // 201
- 第十三章 窑民的战争 // 212
- 第十四章 暗算 // 229
- 第十五章 “扒,快扒!” // 250
- 第十六章 背石沉河 // 263
- 第十七章 矿门恶战 // 283
- 第十八章 奇迹生还 // 296
- 第十九章 “胡氏家族没有孬种!” // 310
- 第二十章 在劫难逃 // 324
- 尾 声 巨坟新生 // 338

开 篇 天塌地陷



一

民国九年五月，宁阳县田家铺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千余人，举国为之震惊。

田家铺由此撞入世人眼帘，为世人所知。其时，社会各界围绕着爆炸惨案喋喋不休，仿佛田家铺和惨案都是冷不丁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使得那些有考证癖的历史学者不得不旁征博引论证一下田家铺的存在了。而那些满腹经纶的社会学家却从中发现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生存的潜在危害。一些受赤俄 socialism 思想影响的闷骚文人则为之激动，他们一面为遇难劳工大声疾呼，一面热烈地幻想着发生一场社会学意义上的大爆炸……

田家铺惨案一时间成了中华民国舆论众所注目的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几乎和关乎国家主权的“山东交涉”问题，关乎国家政局的“直皖战争”问题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

其时，全国各大报刊均刊发了有关“田家铺大爆炸惨案”的消息和文章。

二

迄今为止，世上所知的有关田家铺的最早亦最为权威的文字记载，当推大清乾隆二年（1737年）宁阳知县王伯侯编撰的《宁阳县志》。田家铺作为一个确凿可考的地名在王伯侯笔下第一次出现了，记述的是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任徐州太守时，派员前往治下宁阳境内田家铺察

访民情，偶得石炭一事。东坡先生为此作《石炭行》一首，歌曰：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乳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

东坡先生所歌之石炭，即为今日之煤炭。由诗中可见，当年开采规模之大，决非小事一桩，竟至“万人鼓舞千人看”。因此历史学者们倾向认为，民国九年的大爆炸早在北宋年间就埋下了伏线，或许北宋开采之初就轰轰烈烈地爆炸过，只不过目前尚未索得证据罢了。

三

在王伯侯仙逝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宁阳继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大旱，道光六年（1826年）的蝗灾，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瘟疫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又发生了一场重大灾难，田家铺再次进入了史籍——

是年闰八月，天象异常，霖雨绵绵，田禾无一存者。春夏之间，有顽童成群，以树枝、高粱秸作撑船状，为欸乃声，至深秋十月，黄河决口于田家铺。

黄水来势凶猛，一夜间冲压田庐，漂没人口，把宁阳及宁阳周围三县的大部分土地化为汪洋一片，无异泽国。宁阳溺毙者不下十万，境内饿殍倒地，哀鸿遍野，几如坟场。田家铺田氏家族水患幸存者在其族长田道宽率领下离开家园，沿大运河流落至苏北清江浦一带。

也在这一年，粤人洪秀全举行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封立幼主，讨伐清廷。与此同时，河南捻党趁势大兴，聚众举事，呼应天国，一举攻占南阳、南召、唐县，进而威逼永城……

四

黄水将这块土地浸泡了四年。咸丰四年(1854年),黄水退下,河防重建,宁阳县衙重返县城,鼓励垦荒。官家声言:因主家在水患中漂没而无人认领之荒芜土地,垦荒者即可申请地亩契书,自由开垦,除按朝廷之定规交纳地丁银粮之外,谁种谁收,谁收谁得。

是年末,一支以胡姓家族为主体的捻军队伍被清兵追赶,逃进宁阳,闻知这里的土地可以自由开垦,遂收起刀枪,在原田家铺的废墟上开垦起田姓家族的土地来。嗣后几年,胡氏家族人等硬是靠吃蝗虫、野菜熬了过来。其首领胡丰礼也由当年的团总而一举变成了有地亩家产的老爷。老爷安居乐业了,再不愿谁提及捻乱之事,遂下令废除捻乱时军中一切称谓。

而就在这一年,并未在水患者中“漂没”的原田氏家族的三千余族民在其族长田道宽率领下,由清江浦沿大运河北上,抵达故里,在距胡家村落外的一片高坡上安营扎寨。

由此,一场持续械杀了几十年的血腥家族战争的序幕揭开了……

五

田氏家族无视胡氏家族为开垦这块土地洒下的汗水,认为大清未灭,他们一族人等又没有在水中“漂没”,手中的老地契自然仍具有法律效力;而胡氏家族则拒不承认田氏家族对这块土地的最早主权,认定田氏家族全族经年未归故土,应属“漂没”——胡氏家族理解的“漂没”是弃地迁徙,遂以宁阳县衙颁布的官府文告和手中的新地契为据,力争权益。

胡、田两家纷纷走府上县,进行诉讼,以求事情得以公正的解决。不料,布告安民的老知县早已病死任上,新任知县不解“漂没”本意,加之太平军势如破竹,占金陵、陷武汉、攻南昌,民变四起,各级官府对付太平军都来不及,谁也无暇顾及他们的这场家族争端。

于是,咸丰八年(1858年)春三月九日,田家族长田道宽奋然发动夜

袭，几百名田家后生杀入了胡家村，把胡丰礼乱刀砍死，连胡丰礼年仅十岁的孙子胡德龙的背部也被人砍了一刀。胡家死伤人数不下百余。作为报复，五天之后的一个傍晚，胡家的新首领胡明理率人明火执仗打入田家村，放火烧房，将田家老族长田道宽用乱石击毙。随后将其长子田德义活捉吊在大树上，用烧红的铁烙其股，针锥其眼，直至开膛剖肚……

胡、田两个家族公开的争战进行了整整七个年头。七年中，田家“德”字辈、“东”字辈的男人几乎死绝，胡家“丰”字辈、“明”字辈的男人们也折损大半……

田家铺的土地上浸透了鲜血，一片片老坟之中又添新坟。

六

同治三年(1864年)，曾文正公破天京，剿灭太平天国，次年五月，奉上谕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剿杀捻军；七月进驻安徽临淮关，旋即移驻江苏徐州府。为剿平捻乱，曾文正公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十余县内屯扎重兵，下令村村寨寨深挖沟壕，广修寨堡，坚壁清野。

田氏家族一看曾文正公大兵剿捻，认为时机已到，当即奔赴徐州府，告了一状，举发胡氏家族乃系捻匪余孽，作恶多端，经年骚扰地方，应予剿灭。胡氏家族也不示弱，仗着手中的地亩契书和前任知县的安民告示，反告田氏家族是刁民顽匪，挑起械杀，按律当诛。

曾文正公会同地方官府做了一番细致查访之后，三次升堂问案，最后，做出了裁决：

胡氏家族参与捻乱，罪不容赦。但元凶团总胡丰礼在械杀中死亡，余下团民又早已自动退出乱党，垦荒为生，捻党虽多次联络亦未相从，可不予追究，领头械斗者当诛。田家族人诛杀团总胡丰礼并家族人等，推属助官剿匪，不予追究，但其后经年械杀，则属目无纲纪律法，其械杀之首要分子亦须严办。田家铺争议之地亩由官府持平公议后，重新分配。

裁决做出之后，宁阳县衙在官兵协助下立即着手执行，遂将胡家新首领胡明理三人抓捕处斩立决，旋又将田家两个地痞押入县衙，杖八十，枷

号示众。

半个月之后，曾大人率大队人马亲临田家铺，为胡、田两家重新分配地亩。此事在民国五年宁阳知事张赫然续修的《县志》里曾有过记载。《县志》中写道：

时五月，艳阳高照，田野碧绿，曾相国立于马上，以手捻须，默思良久。顷刻，鼓炮齐鸣，相国于鼓炮声中策马疾驰，从胡家区与田家区正中之田园穿过，相国马蹄踏过之处，乃为界线；身后众官吏随即洒下白粉，以作标记。

胡、田两家的地界就这样划下来了。双方还为曾文正公建了一个“相国立马碑”，后人们把它叫作分界碑。以分界碑为起点，一条田埂修起来了，是为分界埂。嗣后，分界埂两边的居民越来越多，分界埂又变成了分界街。进入民国以后，分界街成了田家铺镇上的主要街道，由于双方的戒备与防范，大家都不愿接近街面，这条分界街便一直保持着宽阔的路面。

七

尽管口称相国英明，可胡家族人心里明白，在这场官司中，他们是吃了亏的。因为他们曾经反叛过朝廷，官府便偏着田家；曾剃头杀了胡家三个人，却没杀田家一个人，这是极不公道的。他们便想到要读书做官——只有做了官，才能借官威压倒田家。于是，胡家的私塾开办了。十七岁的胡德龙和七八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们在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起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同治十年(1871年)，胡德龙终于入学为徐州府增广生。

光绪十四年(1888年)，胡德龙由胡氏家族捐纳而得贡生之名分。

是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属下之候补知县纪某在宁阳东面的青泉县设官局办矿。宁阳境内也出现了开小窑的热潮，胡家和田家纷纷挖起了小窑。

在这期间，曾国藩曾文正公亡故，胡、田两家因争地界又大打过两回，胡家唯一的贡爷胡德龙大显身手，先是施之以拳棒，继而走府上县，竟将一场官司打赢了，一举而成为胡氏家族的领袖人物。而田家则推出田德义之长子田东阳为新族长，与之抗衡。

胡田的家族战争继续经年不断的、以零星的、小规模的形式进行着……

八

最终改变这一现状的，是近代大工业的出现。

民国元年，天津人李士诚来到田家铺，广收小窑，置买矿地；铺铁道、立大井，筹办大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胡氏家族和田氏家族对此俱深感震惊，恍惚都觉着这个世界要发生点什么事了，他们第一次站在同一个立场来看问题，极一致地一起反对起大华公司来。

然而，不管田氏家族和胡氏家族怎么反对，大华公司的大洋井还是立了起来。民国三年春，大华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运煤小火车顺着黄河故道大堤驶进了宁阳县城，旋即苏鲁豫皖四省饥民纷纷涌至，下窑开采煤炭，一时间许多外地人将小小的田家铺挤得满满登登。

新任的宁阳知事张赫然率先做了大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地方顾问。

胡贡爷、田二老爷惶惶然，自知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与大华公司抗衡，遂在李士诚发出聘书之后，也先后做了大华公司的地方顾问。田二老爷的远房兄弟田东勤干脆到公司自包大柜，召请田家后生们下窑；胡贡爷也不甘示弱，暗地疏通，让族中亲信在公司包工揽活。

嗣后，胡、田两个家族的械杀和争端渐渐平息了，他们的目光不再是仅仅盯着对方；而在盯住对方的同时，也盯住了大华公司，盯住了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再属于大清，不再属于爱新觉罗氏，据说这个世界是民众的了。

九

大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给田家铺带来了空前繁荣。短短几年中，这个北傍黄河故道，南对京杭大运河的小小村落变成了一个仅次于宁阳县城的重要集镇。

分界街成了田家铺镇最热闹的一条街，街北是以田氏家族为主体的田家区，街南是以胡氏家族为主体的胡家区，街东分界碑旁边是大华煤矿公司所在地，街西的乱坟岗一直到黄河故道大堤下，全成了四省外来窑工的地盘。

民国六年，田家铺设了镇议事会、镇董事会，胡家胡贡爷做了镇议事会副议长，田家族长田二老爷做了镇董事会会长。同年，这里设了税卡、办了钱庄，加上开矿带来的两座花窑，三家专卖洋货的店铺，一个以煤炭为中心的带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小城镇初具规模了。

十

就这样，在一部分田家铺人为这世事的变化惶惑不安，在另一部分田家铺人做着发财迷梦的时候，中国近代工业历史的时针指到了民国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午夜十一时三十五分……

第一章 矿难降临



在那场巨大的灾难魔影般地悄悄逼近田家铺时，三骡子胡福祥正躲在分界街胡家区一侧的胡同口伺机复仇。他怀里揣着短刀，刀柄硬硬地硌着他的肋骨。夜风凉飕飕的，不时地迎面刮来，撩拨着他的衣襟和脑袋上茅草般的乱发。他感到了一阵阵寒意的侵袭，高大的身躯有些发抖——这情不自禁的颤抖，既是夜风森冷的寒意造成的，也是自身紧张造成的。今天晚上，他要杀人，他要杀掉一个污辱了他胡福祥、污辱了胡氏家族的田家混蛋田大闹。

位于胡同口的“福记酒家”早已关门打烊，分界街上行人稀落，正对着胡同口的窑子也灯火全熄，只有大门口的那只招徕嫖客的巨大红绸布灯笼还仗着盏中的残油，一明一暗地亮着。夜风将那灯笼吹得摇来晃去，三骡子一直担心着这残火会把红灯笼烧着。

三骡子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矿里的汽笛“放响”。他已摸清了田大闹的底细，知道他这几天上黑班；夜里十二点，大华煤矿公司报时的汽笛一定会把他从睡梦中惊醒，逼着他睁着惺忪的睡眼，到公司大门里去下窑！他就等着这一刻，等着他懒洋洋地出现在分界街上。到时候，他会像豹子一样地扑过去，猝不及防，一刀将他捅倒在这黑土铺就的街面上……

他觉得自己是理智的。直到现在，他还没发现自己的念头中有什么疯狂的成分。自发现女儿小五子肚子里怀上了田大闹的孽种却又被田大闹抛弃之后，这杀人念头就在他脑海里萌生了。他觉着他不能不亲手杀掉田大闹！不杀掉他，既对不起女儿，也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为了这块土地、为了生存的权利而和田氏家族争战了几十年的胡家的列祖列宗。

自然，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三骡子也犹豫过；倒不是因为怜惜田大闹

的性命,而是因为女儿。那天,女儿跪在地上苦苦求他,泪珠儿顺着枯黄的脸颊一颗颗滚落到地上。女儿求他和田大闹谈一次——只谈一次,让田大闹认个错,将她娶到田家去。望着十七岁的女儿,他心软了,一口应允了。可该死的田大闹却视他的让步为软弱,连着几日,既不上门认错,也不发话把他女儿娶走,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今夜这种解决方式。

其实,他可以不在这里等候。他知道田大闹的家,他完全可以冲过面前这条分界街,准确地找到田大闹那破茅屋,将这坏种从大炕上揪下来,一刀宰了他。只是这样干动静太大,街那边可不是他们老胡家的地盘,搞得不好,自己脱不了身,甚至会以此为导火线,将平息了几年的胡、田两家的械斗重新挑起,这块平静的土地上又将会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老胡家的孤儿寡妇已经够多了,他三骡子不能再为胡氏家族造成一场新的灾难了。

三骡子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决定自己悄悄地干……

窑子门口红灯笼的残油已尽,火终于熄灭了,分界街上一片沉寂。片刻之后,街面两旁由大华公司安装的路灯亮了。昏黄暗淡的灯光下,坑坑洼洼的分界街像一条巨大的冬眠的蛇,浑身闪着斑驳的黄光。又一阵夜风掠过,几片枯叶在他面前打旋,其中一片枯叶飘落到他的脑袋上,又顺着他的脸滑落下来。他揉了揉被枯叶擦痒了的脸,摸了摸怀里的短刀,警觉地躲到了路灯后面的一片阴影中。根据几年来的经验,他知道这街面上的路灯,是为上黑班的窑工照明的,路灯一亮,矿里的汽笛就要“放响”了,他复仇的机会也就到了。在这种时候,他不愿任何人看见他,不管是胡家的人、还是田家的人。他得悄悄地干、悄悄地……

然而,汽笛总是不响,他等了好久、好久,仿佛等了几十年!

他不由得将眼睛转向分界街尽头的大华公司方向……

就在这时,那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猛然间,大地剧烈地颤动起来,仿佛古老传说中的巨龙翻身。三骡子穿着破布鞋的脚掌,分明地感到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的力量,这力量使他的脚板、他的身体,使这个阴暗的胡同口,使分界街,使整个田家铺镇,都惊惶不安地晃动起来。近在身边

的“福记酒家”的门窗嘎啦啦地发响，几扇没有安牢的门板哗啦啦地倒翻在地，窑子门前的红漆木柱亦随之倒了下来。红绸布灯笼挣脱了线绳的束缚，仿佛一个巨兽的脑袋，呼噜噜顺着分界街的路面向他滚了过来。不知是为了躲开那只不祥的灯笼，还是因为站立不稳，他跌跌撞撞向“福记酒家”的门前冲了几步，差一点被几块倒下的门板绊倒。

三骡子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决定田家铺历史命运的一瞬间，空前地惶恐起来。当他重新使自己的双脚站稳在地上时，脑袋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报应——天上神灵不赞成他杀掉田大闹。三骡子吓呆了，慌忙把短刀扔掉，双膝一软，当街跪了下来……

街灯的铁皮灯罩在“哗啦哗啦”地响着，整个小镇都在这来自地下的剧烈骚动中惊醒了。许多临街居住的人纷纷赤条条地跑到街上，惊慌地四处张望。偏偏在这时，分界街两旁的路灯一下子全熄灭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带着一种末日的恐怖，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这帮惶恐的人压来。不知是谁喊了声：“龙王老爷翻身啦！”一时间，许多大人小孩全当街跪下了。

三骡子这时反倒镇静下来了。他突然发现，神的报应不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恍惚是冲着整个田家铺，冲着这个世界来的。他没有得罪任何神灵，神灵也就没有理由单惩罚他，尽管他在胡、田两家的械斗中伤过人，可他自己也被人伤过呢。他这才想到：这是地震！

然而，就在这时，三骡子和跪在分界街上的许多人几乎同时看到了一团拔地而起的冲天大火，这团大火出现在大华公司大门里，准确地说，是出现在田家铺煤矿主井的井楼上。

大火将整个骚动的田家铺镇照得透亮，那夜，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都和三骡子胡福祥一样，看到了那团熊熊燃烧的大火。大火拔地而起的一瞬间，火势高达数十丈，整个田家铺的土地又剧烈震动了一次。事后，许多目睹了大火的老窑工赌咒发誓说，他们在这冲天而起的大火中看到了窑神爷——显露了真形的窑神爷和窑神庙里供奉的慈面金身大不一样呢，一副狰狞的面孔，抖动着衣襟，借着火势，升上了夜空……